

听风小筑

稻桩与秧苗

●刘利元

细雨中，几畦秧苗和周围大片的稻桩并排生长着。

育秧的田，本来也长满了稻桩。早造的水稻收割后，农人开一种车轮上装着刀刃一样犁铧的拖拉机，左转右转，把附近的稻桩打烂犁碎了，然后把残余的稻根捡拾干净，把田地收拾得镜面一样平整，把稻种一把把撒在表土，再把一张细长的黑色塑料网覆盖在上面。此时岭南，空气湿润，细雨连绵，不用怎么浇水施肥，也不用怎么经管和侍弄，一株株嫩绿的秧苗便争先恐后探头探脑地从网孔中钻出来，好似晚发芽片刻，便毁了作为稻种的名节，要承受很多内心的不安与自责。

长满稻桩的田里，也灌了很多的水，不知是最近的积雨，还是灌渠开闸放水的水。稻桩金黄色的，茬口齐齐整整，留有半尺多的腰身，静默在雨中，好似在回味，又好似在沉思。前一个月的时间，一块块的稻田由绿变黄，一株株稻子的腰身由直变弯，在沉甸甸的稻穗几乎要着地的时候，“突突”开进了收割机，整块整块地割掉稻穗，稻桩一棵棵直立起来。负重日久，终于挺起腰身，却感觉不到丝毫轻松，甚至有一种拔剑四顾心茫然的感伤。浑身轻飘飘的，不知道接下来的日子，为何而坚持？为何而挺立？为何而守望？往常一株株的稻子，总是你遮着我，我挡着你，蜷缩在密密麻麻挤挤挨挨的稻秆中。此际遮挡全无，近处的田埂和远处的山丘全部进入眼帘，开轩可面场圃，把酒可话桑麻，却又有孤苦甚至无倚的感觉。往日的稻田虫鸣喧闹，蛙声阵阵，虽然吵闹了些，却又有无限生机与活力。收割机履带碾压过的车辙里积满了水，布影其上，清澈可鉴，此际的稻桩，形影相吊，倍感凄凉。

在秧苗吐露新芽的时候，微风中摇摆的稻桩，经过一生中 most 痛苦的内心挣扎，也是一生中最漫长的自我治愈和疗伤。不生长，稻何以为稻？不萌新，桩又何以谓为桩？稻子割掉了，稻桩的主根还在，主根上的须根也在。稻桩通过茎秆儿，努力地向上输送养分，枯黄的茬口上窜出几片颤巍巍的绿叶子，随后吐出了稀稀拉拉的穗子，穗子上还结出了三三两两的秕谷。不要看稻桩的少，长大了就是再生稻啊！稻桩根部，也有嫩苗分蘖，和秧田里的秧苗一样嫩绿，颇有些不输桃李的风发意气。

细雨连绵地下着，秧苗一天长得比一天高，周围几块满布稻桩的空地里，也颇有些绿意葱茏的样子。在秧苗渐渐长大的时候，农人开着拖拉机驶入稻田，像前些天开着收割机一样从田埂“突突”走过，用锋利的犁铧犁翻了所有的稻桩，把那些枯黄的茎秆和新近长出来的绿叶，一起翻到满满雨水的犁壕里。翻到地底被湿泥包裹的稻桩，嗅到新鲜的泥土气味儿，里面混合着萌芽的渴望，拔节的执着，还有孕穗的全力以赴。

稻子的一生是奉献的，稻桩也是。伴着风和雨在地底入眠的稻桩，听到农人在田头抛撒秧苗的“啪嗒”声响，在微露的晨曦中感受到无限萌动。它知道，在秧苗入田的那一刻，新一轮生长又开始了，而且必将是绿油油的，之后也是金灿灿的。



《白沙》版投稿邮箱（仅限本地作者）：
kt3502669@126.com
请注明作者姓名、电话、身份证号，并附上银行信息及账号。字数控制在1500字内。

落叶

●杨雨

是的，落叶不是碎片化的存在
它内在的完整性在树木之外

落叶是纯粹的“在”

是经由“落”而抵达的场域

一生被空气托举的
终将溶解于大地

落叶将从繁花之邻与旷野之灵
走向更大的空茫之境

诗歌

《桐楼》
乐哥 摄

四季话语

兰石秋韵

●黄美卿

随父母在兰石水库边的农田务农耕种，种花生、插秧、收割……有时攀爬上水库边的大山割山草。土地贫瘠，阳光倾洒却难掩生活的艰辛。那时，每当瘦小的我挑着山草走路或骑自行车经过凹凸不平的水库边，听到青蛙沉重叫声和着山鸟的孤单鸣叫，心中满是对这片寂静之地的恐惧，总会如受惊的小鹿般飞快奔跑。

如今，兰石公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曾经的荒芜已被繁花似锦、

天、歌颂兰石公园的诗句，一句句优美的诗词如同跳跃的音符，奏响在这诗意的空间。我静静地伫立在湖边，凝视大自然的杰作，湖边的绿景令人沉醉，那一片片绿叶在秋风中轻轻摇曳，仿佛在低语着秋天的故事，欣赏着湖水倒映出的蓝天白云与岸边绿树，心中泛起层层涟漪。

兰石公园，于我这个土生土长的人而言，是承载无数回忆的熟悉之地。忆童年，这里的水库用于灌溉储水，周边一片荒芜。那时，我常



檐下絮语

就是那只蟋蟀

●王同举

月亮晃晃悠悠地攀上半空，洒下漫天清辉。凉风裹着桂子的清香一阵阵吹过，将篱笆墙的影子吹得忽远忽近。我在院子里闲坐，耳畔忽然传来一阵细碎的“唧唧”声，时断时续，像是在轻轻地拨弄着丝弦。

循声而去，俯身细看，是一只蟋蟀，正伏在墙根下吟唱，节奏时而急促如雨点敲窗，时而舒缓似流水绕石；鸣声清透，自墙角向四周漫开，仿佛要把整个秋天的心事都唱进无边的夜色里。

蟋蟀是秋夜里最执着的歌手，从日头西坠唱到月上柳梢。在乡下，场院边的柴垛里、田埂旁的草丛里、墙角的瓦砾堆中，到处都流淌着它们的歌声。儿时，我和小伙伴们常趁着月光捉蟋蟀。蟋蟀在草丛里吟唱，我们的小身影在

泥地上晃。哪里有蛩鸣，哪里就有趴在地上的小脑袋。我们轻手轻脚地靠近蟋蟀，张开双手朝声响处猛地一扑，一只蟋蟀就落入掌心。我们把捉来的蟋蟀放进小竹笼里，搁在窗台上，夜里枕着“唧唧复唧唧”的声儿入眠。偶尔夜半醒来，看见笼子里的蟋蟀敛着翅膀躲着，总担心它活不到天亮，就拎起竹笼来到院子里。竹笼盖一掀开，蟋蟀立即蹦蹦跳跳地窜向草丛，瞬间就亮起了嗓子。那时，我总疑心蟋蟀是由田间的庄稼化身而成的，不然，为何它一挨着泥土就能恢复生气呢。

古人笔下的蛩鸣总带着几分怅然与落寞。杜甫写“促织甚微细，哀音何动人”，听蛩鸣而起乡愁；陆游一句“促织已催秋夜永，清砧更觉暮寒生”，更是将秋夜的孤寂揉进了虫

声里。人总爱把心事托付给虫鸣，好像蟋蟀也懂得人世悲欢。然而蟋蟀们并不懂世间的愁怨，只是循着时节吟唱，为生存，为繁衍，为短暂的生命寻一个出口。这又有什么要紧？世间的共情本就不必事事相通，只需一声声蛩鸣，把秋风揉碎，把月色敲成点点星光，把人唱得心里发软。

“七月在野，八月在宇，九月在户，十月蟋蟀入我床下。”从羽化成虫到生命终结，蟋蟀存世不过100天左右的时光，可生命的珍贵从不在长短，而在是否认真地活过。有人活得轰轰烈烈，像盛夏的惊雷；有人过得平平淡淡，如秋夜的蛩鸣。可谁又能说细微的“唧唧”声就不比惊雷更动人？像蟋蟀那样，在属于自己的时节里认真地吟唱，努力地活着，便不负时光。

岁月无声

泡桐花开

●卢珠明

住宿生活就此开启。宿舍最热闹的是下夜自习和早上跑操时，100多号学生进进出出，人声鼎沸。待熄灯铃响起，宿管老师打着手电筒查夜，寝室才安静下来，只剩老师的训斥声和同学的呼噜声。

校园里有棵年代久远的泡桐树，树干粗壮，需几人合抱。每至花期，紫色的铃铛花挂满枝头，香气弥漫整个校园。微风吹过，花朵摇曳，花瓣飘落，给校园铺上紫色的“地毯”，落在屋顶，让屋顶也泛起一片紫。我们常拾起花朵夹在书本里，紫色汁液染透纸张，留下淡淡香气。

教室位于最西边外围，曾是军队驻扎地，宽敞高大，窗户高，有的原是瞭望孔和通风窗。教室里，上排是带书斗的桌子，两人共用一张，一排坐8人，空间宽敞，房顶高，光线充足。晚上上晚自习，前后两张桌子并在一起，4人一组，每组有一盏煤油灯，煤油由大家轮流从家里带来。煤油灯用久了，捻子会分叉，老师会帮忙更换或用剪刀剪平，不然光线分散、黑烟多，还会熏黑灯罩。维护煤油灯成

了学习组的任务，甚至纳入学习考评。晚自习时，几十盏煤油灯散发着光热和气味，夏天热气在头顶飘荡，好在教室大、通风好，年少我们并不讨厌这煤油味，长大后闻，反而倍感亲切。

班主任肖老师教数学，高大和和气，很欣赏我，让我担任生活委员，负责下夜自习后监督大家收拾好煤油灯，锁好教室门。起初，大家都按时作息，可时间一长，有同学常以作业没做完或给远方亲人写信为由，赖在教室不走。我便把钥匙交给他们，嘱咐锁好门并在次日早上开门。

直到有一天，肖老师问我是否知晓教室深夜“闹鬼”，有同学听到半夜传来“哭声”。我惊愕不已，毕竟这地方曾发生过惨烈之事。肖老师称有几个同学上厕所时听到，且不止一晚，还询问我是否每晚锁门、钥匙是否在身。我局促地坦白实情，正打算回去找钥匙，肖老师制止了我，说凌晨三四点一起去查夜，看看到底怎么回事，还叫了班长凌晨两三点来寝室叫我们。

半夜，我被班长捅醒，虽不舍温暖被窝，但想到任务，还是迅速穿好衣服。来到泡桐树下，肖老师已等候多时。月光下，紫色花瓣铺地，花瓣上的露珠反射着月光，映在他消瘦却眼神坚定的脸上。我们蹑手蹑脚地朝教室走去。

教室一片漆黑，只有月光洒在台阶上。到了门口，发现门没锁但关着。正准备推门，被老师制止，打算等听到“闹鬼”的声音再进去。教室里起初寂静无声，就在我心生怀疑时，突然传来“咕咚”一声，接着是隐隐约约的哭声，那声音痛苦压抑，像腿抽筋或被打后的哀鸣，更像是呻吟。几声过后，又恢复平静。

老师带着我们推开门，用手电筒一照，只见地上蜷缩着一个人，半边被子搭在拼成的课桌上。此人是李飞同学，他在课桌上睡觉，因不老实摔了下来，摔痛后发出痛苦呻吟，却因太困又在地上睡了过去。我们把他带到班主任办公室，他支支吾吾道出了缘由：原来家里亲人病故，安葬时用了仅有的竹帛。他性子要强，既不愿麻烦家人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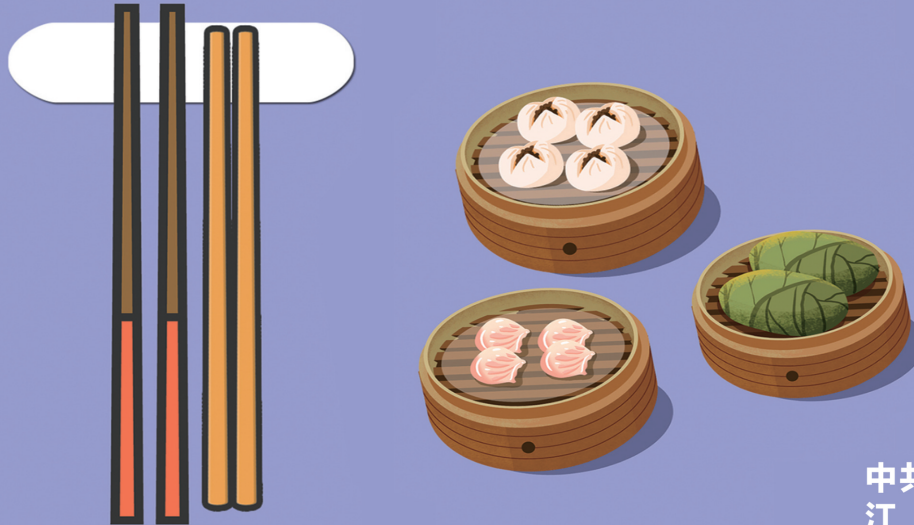
文明健康 有你有我

放心夹菜
共享美味

请为健康加一双公筷

STAYING HEALTHY BY USING A PAIR OF
SERVING CHOPSTICKS

A WORRY-FREE DINING EXPERIENCE TO
ENJOY FINE FOODS



中共江门市委宣传部
江门市文明办

